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作者/Author | 叶祖艺 | YE Zuyi |
| 时间/Time | 2012-03-16 | 2012-03-16 |
| 被采访人/Interviewee | 叶月明 | YE Yueming |

This is an excerpt of the original email.

叶祖艺（3月16日）

这里两天没收到邮件，估计是我把前两天把手机号邮箱的号码改了，麻烦梦奇（这周是你是管理吧）现在用我的邮箱yezuyi1003@163.com或18079606100@163.com再重新把我加进去。

回村笔记6

2012.3.15

昨天（3月14日）继续采访叶月明老人，上午两个小时，下午两个半小时，效果还不错，老人讲的比前天清晰很多，许多细节在我一再追问下浮出水面。我主要叫老人依历史时期来讲，解放前、土改、饥饿、文革、文革后的顺序来讲。我在这里挑两个细节说一下，一是评工制，老人讲到工分时，我很多事情不清楚，跟他就此讨论了半个多小时，最后算是把工分一事搞得七七八八：公社分大队，大队分生产队，队员的劳动绩效以工分多少为评判标准，比如公社分给每个生产队的指标是每月10000工分，生产队分给每个劳动力是每月300工分，到月底结算时，肯定会有人多有人少，这时就以平均数为准，若平均数是320工分，低于这个数的，如310工分，下个月还得努力补回10工分，高于320的，如330工分，多余的10工分就归属个人，放到下个月来用。队员每天的工分是由队员共同讨论得出，如果多数人认为你今天的劳动得10分就10分，如果认为你只能得6分就6分（6分是低线）。外出做副业的队员，每天缴钱买工分，如一块钱换10工分，多余的钱就归个人。通过这种方式，生产队就可以筹款买农具了。分粮食时，劳动力占六成，具体以每人的工分多少来分，二成分给那些养牛割草的，也以工分来算，二成分给非劳动力，也就是老人和小孩，但这一部分是要给钱的，如果家里没钱，可以先欠着，生产队可以安排你去做副业赚钱还给生产队，或者给头猪你养，养大了给生产队杀，算是还债，杀猪卖的钱六成归队里，二成归供销社等相关人员，二成归你家庭所有。——这样简单描述，不知大家能否看懂。月明老人说工分制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，很多事情做。他现在还保留了一些资料，我叫他拿我看看，他说在旧屋子里，现在老下雨，那地方不安全，等天气好了再拿来我看。第二是58年吃食堂，浪费太严重，到59年春村里基本没吃的了，所以59年过完春节后，他和五个人偷跑去江西找活干，听说那边有饭吃。他们走路过去，饿了就四处讨饭吃。我问当时到处都没吃，你们讨饭能讨到吗。他说去食堂里讨还是多少的。一个星期后他们才走到江西，到车站向下车的人讨车票，当时的车票可以换四两饭吃。后来他们跑去修水坝，每天挑土搬石头，累得要死。后来有人说干这个没意思，去挑炭算了，然后他们就跑了，另外三人跑去干其他的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三人遇到一个家人，那人的孩子发烧哭个不停，他们中的一人搞过药，有头痛散，冲了一包给孩子喝下去。那家人留他们住宿，搞药的那人说刚才看到那里有番薯片，一会偷去卖了。后来他们跑去挑炭，又觉得太辛苦了，想想还是家里好，然后就回来了。他回来时，差点没饿死，回到县城，整个人都倒地了，他姑父把他抬回家，给他吃了两碗番薯片才救活他，然后才走回来。回来后他被大队的干部抓去关起来，批评他没组织没纪律。

叶月明老人的故事很有意思，等整理出来了再和大家分享，现在接着说今天的事情。今天月明老人带着我去找他的同年叶恒裕，他说他同年记忆力好，死了多少人，什么时候死的，死的时候那人多少岁，他记得一清二楚。

我们从公路去，绕道新屋上街。在上街的巷子里，我们遇到几个妇女坐在屋门前聊天。我停下来，问她们是否知道叶佐杏及其母亲当年饿死的事情。其中一个人说叶佐杏不是饿死的，是烧死的，他母亲才是饿死的。我说我这之前问过几个老人，他们都说叶佐杏是饿死的。她接着又说叶佐杏当时把叶佐狗的粥拿了来喝了，阿广头（叶佐狗儿子）就把他的两碗番薯片拿走了，后来就饿死了。她一会说不是饿死，一会又说是饿死，看来她不清楚。我问叶佐杏母亲具体是哪年饿死的，死时多少岁。她说她不知道，她当时还小，才六七岁。她又指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说她就知道，她80岁，但她现在脑子坏了，年前（阴历28）被车撞了，撞到了脑子。这个老人我知道，去年我回来采访时见过她，她还对着我的镜头唱了很多基督教的歌，还有一首是讲哥哥当兵妹想念的歌曲。我尊称她叫秀叔婆。接下来话题说到秀叔婆的身体情况。

停留半个小时后，我和月明老人继续去找叶恒裕老人。我们在大街见到叶恒裕老人，他和七八个老人坐着聊天。这些老人我很陌生，我只熟悉我们大队的老人。月明老人简单介绍我是谁的孙子，现在干吗。我也接着说了一下自己想采访调查公社化饿死人的事情，打算为那些死难者立碑。我问叶恒裕老人，并拿名单给他看，他一口回绝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无计可施，只好安静地呆着拍他们聊天。我又去问其他老人，他们也说不知道，其中一个85岁的老人说他是真的不知道，当年他埋就埋过很多人，但真的想不起名字了。叶恒裕老人离开后，叶月明老人说他回家了，我带你去他家找他。我求之不得啊。我顺道到商店买了包烟，跟月明老人一边抽烟一边前往叶恒裕家里。路上遇到他抱着重孙子，月明老人说去他家坐坐，他说不去。我们看着他离去的身影，我说他当年又没有被批斗，他怕什么，黄雨祥被批斗了都不怕。月明老人说他思想旧。我叫月明老人带我去认认他家，我明天自己再来找他。

……